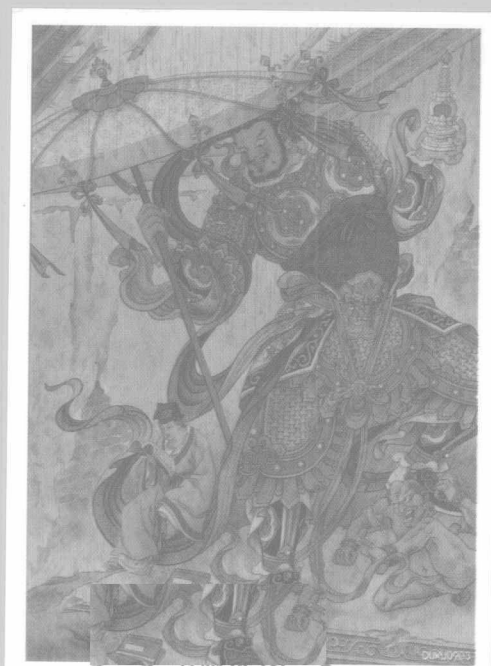


DUKU

读库

0903



DUKU0903
2009.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 0903/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25-690-3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948 号

读库 0903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200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90-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01-108	这是湖南。1937-1945。	文：邹 容 摄：周志刚
109-144	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六	肖 逢
145-180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刘 春
181-216	真实的“余则成”	杨 浪
217-245	浮生旧梦说隋唐	蔡小容
246-259	“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	郝 彬
260-285	不死的堂·吉诃德	蔡家园
286-299	彼得·席格的斗争之歌	张铁志
300-317	列仙酒牌	黄永玉

这是湖南。1937—1945。

文：邹 容 摄：周志刚

- 一、寂寞忠烈祠
- 二、南岳，十四座倾塌的坟茔
- 三、岳麓山：紧守一座烽火城池
- 四、长沙 1942：地图上的九十六小时
- 五、寻找史恩华，寻找王超奎
- 六、三个师长，一座城
- 七、常德：从版图上被抹去六天
- 八、一座铁血孤城的四十七天
- 九、张家山：一片消失的墓地
- 十、最后的山河阻挡线

看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1页，见到这一句：“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时间是1944年7月28日。据说是蒋日夜祷告后，所记的日记。

2005年，也就在上述同样时间，几欲令人崩溃的烈日下，我们一遍一遍寻找衡阳旧战场残迹。南岳峰顶自然是没有那座大铁十字架的（连山腰间的大墓都在日后被尽数铲平）。那一战，中日士兵尸积如山，最后整座城都发臭了。也就是六十多年。谁还记得衡阳曾经的尸臭味，谁还知道衡阳曾有过的尸臭味？

而翻检出2005年5月至10月的采访资料。三湘四水烽火地。一条惨烈战线，曾贯穿湖湘大地南北，最后延至滇缅。当时笔记，历历在目，依旧烧灼人心——

我们应该永远记得六十年前挂在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礼堂大门上的那副对联：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要记得2005年5月7日，潇潇细雨中的南岳忠烈祠，六十师那座倾覆的大墓，和断碑丛中残存的二百余坛“抗战烈士忠骸”。

要记得在衡阳天马山一家小面馆，六十岁的研究者萧培突然哽咽失声——因为这一部民族的抗战史，沉重得令人近乎窒息。

要记得那些从时光深渊中打捞上来，仍带有血气、敲痛心人的细节。

要记得“十余万”、“九十二万”，这样冰冷数字背后的惨痛以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那些消逝在战火中的容颜和名字。

这是湖南。1937—1945。

一、寂寞忠烈祠



2005年5月8日。雨后，这座根据原貌复建的七十四军公墓，位于南岳忠烈祠西岗，公墓中所葬将士皆阵亡于湖南抗日战场，其名录遗失于19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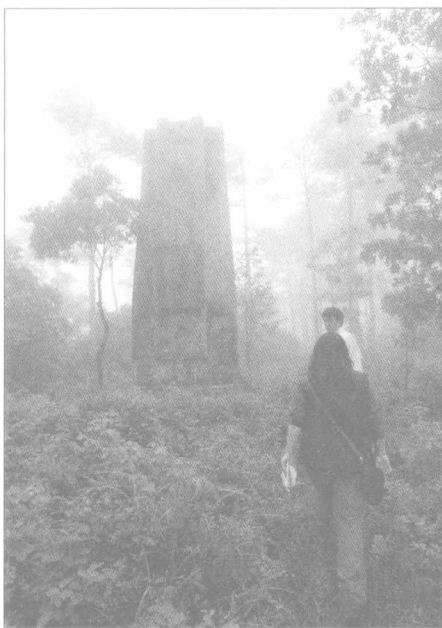
下山的香客路过南岳忠烈祠，驻足张望。



五枚炮弹形状的“七·七”纪念碑。塔座四周有四块嵌汉白玉的“七·七”铭文的青石碑。中间五枚炮弹直指蓝天，弹体一大四小，象征汉、满、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坚决抗战。



安亭战役纪念碑。建筑犹在，惜其记录战役过程的碑文尽被凿平。



一四零师公墓，位于南岳忠烈祠东岗，2005年5月8日，我们拜谒此墓时，仅存一个较完整的纪念塔身。目前，南岳区文物管理局亟须从民间找到一四零师的当年墓葬照片，以便恢复其原貌。一四零师参加晋南、鲁南以及长沙三次战役，殉难烈士共计五千一百一十六人。由于“收殮及运输关系”归葬南岳的仅九百二十六人。



青山深处，忠魂几许？有网友称，“几次爬上衡山，不过，最近的一次距今也快十年了。只是当时年幼，不知巍巍青山中，埋葬的是如此多的忠魂。”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

六十年岁月呼啸而去。没有哪一种硝烟不会散尽。

2005年5月7日黄昏的南岳忠烈祠^{注1}，雨，无语。

5月8日一早重来，依然是雨，依然无语。

在“安亭战役纪念碑”的周围，我正蹲着四处找寻残留的碑文痕迹，一个在旁边开小商店的老人走过来，轻轻地说：“没有字了，都洗掉了。”这位姓刘的老人，世居忠烈祠外，生于1947年。他告诉我，洗掉的字，是“文革”时期碑身上曾用红漆写下的“农业学大寨”，而之前更早的——被凿毁于1953年的“抗战碑刻”，当时六岁的他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算一算，如今五十八岁的老人，距中国大地上那场惨烈战火，都还隔着两年的时光跨度。

历史，说它不曾远去，我有些恍惚。

但是，忠烈祠中立着的三十七块将军碑刻，都镶了年轻、俊朗的面容，有名有姓，有生、卒年，有血战至死的描述，祭祀台上的牌位，有部队番号，有战死时的战役名称；祠外青山，有修复和尚未修复的十九座坟茔；还有资料数字中，一以概之，统计的多达“二百万”为抵御外侮而阵亡的所有将士。

血和生命。从人道的逻辑上而言，这是世间最难抹去的痕迹和记忆。它们应该带有活着的人，揣在胸口怀想的温度。

我们很想从南岳忠烈祠——这样一座虽不为人所知，但确实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抗战纪念“地标”开始，经由一种细微、有温度的痕迹记忆，返回到某些过去的严峻时刻。

返回到一种真相。返回到1937—1945年的湖湘大地，那些大多不知姓名、籍贯的年轻官兵，倒在我们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最后一刻的眼神、面貌。

也返回到一个激荡着民族热血、永不能忘却的历史时空。

查询资料时，在“九·一八”网上祭奠堂里，看见有个中学生上香，点蜡烛，在留言栏中写了一句话：“没有你们，何来我们？”另一个年轻

人，写“想在中国找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1943年，林徽因为1941年3月14日对日空战中死去的三弟林恒写下悼诗，她忧伤而决绝地告诉这位二十三岁的空军上尉，对他和“同他一起去的兄弟”的怀念“历历在目”，而“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世界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那些年轻、沸腾过的热血，真的不曾被遗忘或抹杀吗？

相对于同处湘中南部南岳风景区内的大小庙宇，忠烈祠无疑是寂寞的。

其实，一进山门，沿景区东线盘山公路而上，不到四公里，就是忠烈祠所在。其坐南朝北、开阔向阳的主体建筑，位于南岳香炉峰下，海拔约为七百米，祠宇及附属公墓区皆属南岳罗家坳的地理范围。

周跃华说，他曾在网上搜索过“忠烈祠”，“四川有一条忠烈祠路，也有一些地方有地域性或单次战役、单个军队的抗战忠烈祠，规模很小，台北有座大的，除此之外，南岳忠烈祠可以说是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地之一，也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

周跃华是南岳文物管理处副处长。他所称“唯一”，除了是对南岳忠烈祠“占地二百三十五华亩”宽阔面积的表述，更缘于忠烈祠内那座独特的“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

据称，1943年7月7日忠烈祠落成公祭时，只“准予第一批张自忠、郝梦龄等五十三名忠烈将士入祀”，当时的主祭者、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曾指着身后的“总神位”说：“抗战还在进行，牺牲在所难免。这总神位，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千秋万代，血食无替。”

忠烈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取过三元、五元、十元的门票，前两年，实行八十元的一票进山制后，它作为景区内部景点，免费开放，并配有专职解说员。

不过，由于一直很少宣传，尽管南岳风景天下闻名，便捷的上山公路直穿忠烈祠与其东岗墓葬区之间，游客、香客却是过祠人少，更有大多数

人根本不知道“忠烈祠”，尤其不知道它是“当年以国民政府名义所建的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陵园”，不知道包括湖南六次会战在内的全国二十二次正面大型作战，以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近四万次战斗——其所有抗日阵亡将士的英魂，曾被宣布“一体入祠祀享”^{注2}。

5月7日黄昏。南岳有雨。雨中的忠烈祠愈加肃穆、清冷。

没有人能遇见那些六十年前就长眠于此的、寂静的魂灵。

七十六岁的唐未之，是南岳本地人。他说自己“对忠烈祠太熟悉了”。他记得修忠烈祠是1940年开始，是“长沙来的设计师和石工，民工用的是本地人”。因为战乱，断断续续修了三年才竣工。

而此前，修建忠烈祠的动议最早在1938年、1939年就有了。

1938年10月底，武汉、广州失守，原处于大后方的湖南，因“可做西南陪都重庆的屏障，又能南控粤桂、北警鄂豫、东制浙赣”，为“指顾伸缩，皆足有为”之地，即成新的抗战大本营。南岳则凭借优越的水陆交通和“五岳独秀”的地理环境，成了大本营活动的核心。据称，当时南岳已修登山公路，吉普车可直通山顶。

自1938年至1945年，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过四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南岳修建忠烈祠和烈士公墓”，就是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注3}

据唐未之编写的文史资料《忠烈祠》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各战场主官几乎都谈到自己的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会议上，蒋介石“致训词”，也专门提及“暴尸”一事，“我军过去最遭敌人轻视的一点，即是我们阵亡官兵的忠骸，有许多不仅不能拾回安葬，而且任其遗弃阵地”，“这是我军最大的耻辱”，“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竟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他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无葬身之地，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会后，蒋又找来陈诚、薛岳，“修公墓，战事不那么紧张，我看可以着手，地点吗，南岳很好，天下名山嘛”。后来，在薛岳的《南岳忠烈纪念堂碑记》中，就有“乃请准中央，分颁巨帑”，“以安忠魂”的记载。

当年历时三年，耗资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余元修建而成的忠烈祠^{注4}，其总工程师之一尚其煦先生，与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参加过南京

中山陵设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忠烈祠“酷似中山陵”。整座祠宇，划中轴线，按前低后高，依次为三孔拱门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纪念亭和享堂五个部分。中辟草地，筑字“民族忠烈千古”。所有用材，皆就地取用“名山片石”（花岗岩，俗称麻石）。整个格局，享堂居祠宇最高处。内设祭坛，中置“抗日阵亡烈士总神位”，左右分列二十二座，如“第三战区左翼军小南翔广福战役阵亡将士之神位”、“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神位”等字样的第一、三、九战区各次战役阵亡将士神位，总计二十三座。不过，记录这些“入祀将士”名单的十册谱牒，在1947年以后遗散，至今不知所终。神位之下，四周则分布了三十七块殉国将军石碑。^{注5}根据原设计图纸，以祠宇为中心，东西两侧为公墓区，占地逾二百亩，分将、校、尉及士兵墓葬区域，可入葬三百座^{注6}。设计中，所有墓葬都以墓道相连，有花坛凉亭。后“因几次长沙会战及经费原因”，除墓道草草沟通，“凉亭、花坛均未辟建”。

今天的南岳忠烈祠周围，有郑作民、孙明瑾、彭士量等将军个人墓葬十二座，七十四军、六十师（曾葬两千一百二十八人）、一四零师（曾葬九百一十六人）等公墓七座。

5月8日，我们原本希望能拜谒所有这十九座陵墓，却发现当年所辟墓道今已无迹可寻。其分布格局，除七十四军公墓外有一块刻有国民党党徽及“游人到此，脱帽致敬”字样的石碑，其余墓葬，均无任何指示标识。

对此，周跃华也深感痛苦。“那些墓葬，‘文革’时都被毁得不成样，我们现在是苦于找不到任何图片资料，去恢复它。我不敢让人家看啊！”

唐未之老先生至今还记得1943年7月7日，抗战六周年时忠烈祠的落成大典，“那时我十三四岁，还是个小学生，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的公祭大会，《大公报》还报道过”。

此后，忠烈祠的公祭于每年“七·七”纪念日举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了《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办法》规定：每年的3月29日为春祭，9月30日为秋祭。而1949年3月29日，是忠烈祠的最后一次政府祭祀。此后，除民间、个人自发的一些扫墓活动，忠烈祠至今没有再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政府公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忠烈祠还屡遭破坏，直至1983年，忠烈祠被

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5月2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特来忠烈祠瞻仰，看到享堂外悬挂了“蒋中正”题，其“烈”字特意少写了一点（“歹”字少写一点，意为烈士牺牲少一点）的“忠烈祠”匾额，他点头道：“挂得好。祖国统一是大家的工作嘛。有的人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而牺牲了，应该重视，应该纪念。”之前，为了挂不挂“忠烈祠”这件唯一幸存的原物，据说当时的区委书记谭岳生好几天没睡着觉，心里很矛盾，最后一咬牙，挂。

1996年12月，忠烈祠被核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位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一类，编号239，分类号41。

周跃华主管忠烈祠工作，他甚至奢望过近期来访大陆的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该来看看忠烈祠”。

5月7日和8日，他不断跟我们重复地表达，从个人情感来讲，他“在任期间，也一定要将忠烈祠修复，要让英烈们安眠于九泉”。

周所指的“修复”，即针对1953年和1966年忠烈祠曾遭受的两次空前破坏。

1953年那次，忠烈祠祠宇建筑未损，但“碑身上所有的文字都凿掉了，一字不留”，1966年，“更惨。所有将士的墓都被挖了”。

本节注释

注1 南岳忠烈祠，位于今南岳风景区罗家坟。1940年，该祠址由当时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赵恒惕（衡山人）等踏勘选定。1943年7月7日正式落成。忠烈祠“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抗战的产物，所涉及的人和事基本局限于正面战场”。

何谓抗日正面战场？“正面战场”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相对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开辟的敌后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地区）而言。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全部是国民党正规军，所打战役皆为阵地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锋，很少打游击战。当时的湖南，即为正面战场的第九战区（部分属第六战区）。1939—1945年在湖湘大地发生的六次惨烈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均属正面战场战役，占了全国正面战场二十二次大型会战的四分之一。

注2 忠烈祠内享堂中有“抗日阵亡烈士总神位”，据称是“总行一礼”，即“恕不一一”之意。也许，这座“大有余地”的牌位，在今天，可从另一个角度警醒我们：需要一种更广阔的胸襟，看待六十年前那一页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积血历史。

注3 此次会议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

注4 据钟启河、刘松茂编著《湖南抗日战争日志》中称，当时，其费用由第六、九战区及湖南省政府三方承担，亦有部分私人捐款。

注5 三十七块将军灵碑，职位最高的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此外三十五人，殉国时中将十一名，少将二十二名，上校二名。年龄过五十岁的，二人，唐淮源、李家钰。最年轻的方叔洪中将，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年仅三十一岁（他在阵地陷入日军包围之下，“用自佩的六轮手枪，向已负重伤的头部补射一枪”）。四十岁以下十八人。三十七人中，只有十五人在1949年以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注6 1943年7月正式落成时，已有十五座个人墓葬和集体墓葬。

二、南岳，十四座倾塌的坟茔



享堂，忠烈祠最主要的建筑，是过去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正门上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匾额。



南岳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刘向阳从六十师墓中取出阵亡将士骨灰坛。



六十师残墓中的遗骸。坛身字迹仍清晰如初。2005年5月8日，我们在此墓旁边，看见一个修得很平整，用以发电的蓄水池。其池围所用的大石，竟直接取自六十师墓。